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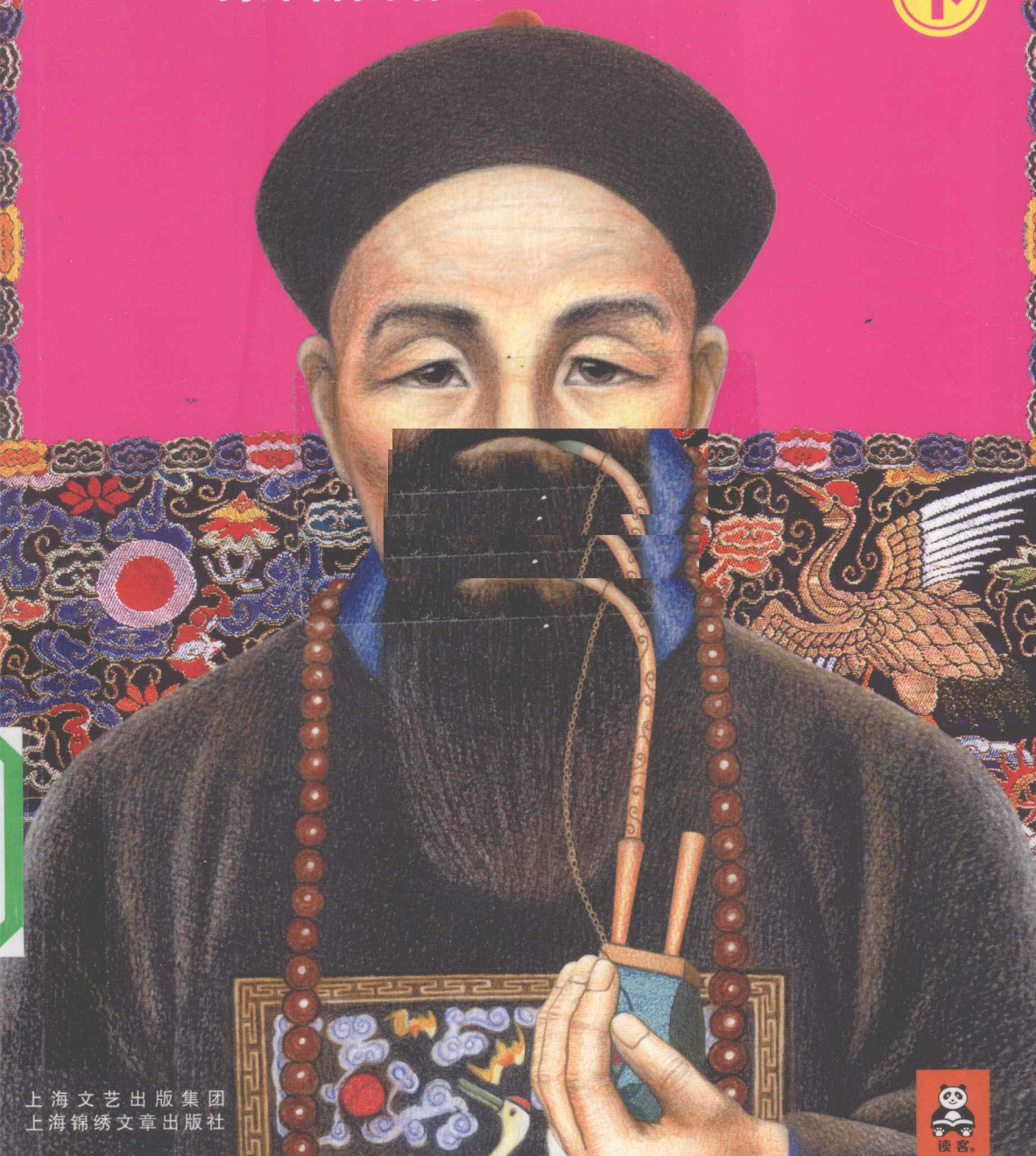
读客 公务员读史 002

写了21年 心血力作

汪衍振 著

# 曾国藩发迹史

剥开曾国藩的“光屁股升官法”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

# 曾国藩发迹史

剥开曾国藩的“光屁股升官法”



汪衍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曾国藩发迹史. 下 / 汪衍振著.

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5452-0675-3

I. ①曾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4554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吴迪

特约编辑: 王楷威

版权提供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: 读客图书

书 名: 曾国藩发迹史. 下

著 者: 汪衍振

出版发行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( 邮编 200040 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小森印刷 ( 北京 ) 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: 18.75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0675-3

定 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

**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**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有人要给曾国藩送钱 /1

贾仁忽然用手拉了拉曾国藩的衣袖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大人哪，您老清贫不易，在京师度日也难，下官情愿奉送这个数字来买断此事……”说着，伸出两根指头比了比。

## 第二章 是谁动了赈灾款 /27

曾国藩只是铁青了面皮，吊着双三角眼，上上下下打量洪财。洪财被曾国藩的一双三角眼看得魂飞魄散。

## 第三章 光着屁股查国库 /54

曾国藩笑道：“我们还是一起去吧。本官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银库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劳大人前边带路，即刻盘银。”

劳那米执拗不过，只好先引曾国藩等人到更衣房更衣。说是更衣，不如说成脱衣更确切。进库的所有人等全部脱到只剩个短裤遮羞，银库的大铁门才吱溜溜被打开。

## 第四章 道光帝亲自下重任 /84

曾国藩正想跪请圣安然后退出，道光帝却忽然又睁开眼睛，说道：“曾国藩哪，顺、奉二府的宗室会试就要到了，朕决定让你去做文试考试大臣的总裁，文庆做武试考试大臣的总裁。宗室会试，是关乎我皇家命脉的，你要用心把这件事办好！”

道光帝的话未说完，曾国藩已是吓出一身冷汗。

## 第五章 来人哪，摘去曾国藩的顶戴！ /111

咸丰帝从龙座上忽地站起身，许久许久才从心底里迸出一句：“曾国藩，你放肆！”

曾国藩低头答道：“臣急不择言，请皇上恕罪！”

咸丰帝一拍龙案，大喝一声：“来人哪，摘去曾国藩的顶戴，押进刑部大牢，等候发落！”

## 第六章 失宠之后咸鱼翻身 /139

经历诸多事情，咸丰帝已经从反感厌恶曾国藩，转而信任器重他。咸丰帝想了又想，缓缓说道：“算你还有良心。曾国藩哪，银库只有几百万两银子了，朕现在是焦头烂额。朕同意你的说法，先赈灾剿匪，缓放俸禄。但这只是一时之计。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？你起来回话吧。”

## 第七章 一百二十万两银子的卖官案 /169

“张太守，”曾国藩忽然脸一沉，正色道，“本部堂说句你不愿听的话，地方父母不同于养老归籍的闲散大员，对辖区内的民情、吏情、水情、田情，都应该了若指掌；虽不能事事亲为，但也要知道轻重缓急。”

## 第八章 曾国藩惹毛了咸丰帝 /197

咸丰帝不耐烦地摆摆手，道：“都别整虚招了，朕把各位召来，专门讨论曾国藩上的这两道折子。今天晚上，朕就是要当着曾国藩的面儿，看看该给他定个什么罪名？以后，无论王爷还是贝勒，无论功臣还是大臣，只要他犯了法，咱就当着他的面儿控罪，让他心服口服！”

曾国藩一听这话，头嗡的一声响，扑通便跪倒在地。咸丰帝看也不看曾国藩，继续道：“曾国藩仗着读了几本圣贤之书，竟然教训起朕来了。朕已经窝了一天的火了……”

## 第九章 史上最年轻五部侍郎权倾天下 /223

咸丰帝把整顿全国吏治的希望，寄托到四十二岁的曾国藩身上。曾国藩一身兼领礼、兵、刑、吏、工五部侍郎，是满朝当中兼职最多、汉官当中年纪最轻的高官。

## 第十章 九年连升十级的官场绝学 /251

曾国藩略微想了想，语重心长地道：“本部堂以为，在官场轻财足以聚人，律己足以服人，量宽足以得人，身先足以率人。谦虚谨慎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官场绝学。当然，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，不能过低贬低自己，否则下面的人就没有敬畏之心……”

## 附录 /281

## 第一章 有人要给曾国藩送钱



### 升官之后一定要低调

官至二品后的一个多云不见日的中午，曾国藩带着两名侍卫，乘着蓝呢轿子，到城外的法海寺去参加新落成金佛的开光仪式。

曾国藩以前一直乘四人抬的蓝呢轿子，而今升了二品官，照常理推算，不仅要增加抬轿的人数，轿呢也要由蓝呢换成绿呢，这才合体制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硬性规定非如此不可，官员如果达到了品级而收入不丰者，是可以量力而行的，不算违制；但若品级达不到却为了图好看硬要乘高品级的轿就算违制了，一旦被人举报出来，不仅要受处罚，严重的还要被革职、充军。

曾国藩早已打定主意，是绝不用八人抬绿呢轿的。他收入有限，实在养不得太多闲人，此外自己不想招摇。官居三品时他就该乘绿呢轿子，他没乘，仍乘他那顶蓝呢老轿；如今官居二品了，他仍没打算乘绿呢轿子。乘了绿呢轿子，不仅仅是增加几名轿夫的问题，还要有引轿官，扶轿官，排场过于高调。升官之后一定要低调，倘若锋芒毕露就会引起上级和同僚的不满，前者担心有人争权，后者多半出于嫉妒。

官文好心荐来的轿夫他一个都没敢留，也顾不得官大人是否会恼。他的官场之路还很长，要做的事情太多。当然，顶戴自然要由亮蓝而换

成红色的了。这是由吏部发放的，不需自己操心。但朝服朝靴，却必是要花银子做新的了。虽说三品官服上面绣的和二品官服上面绣的同为九蟒五爪，但补服的图形却不同；三品官绣的是孔雀，二品官绣的却是锦鸡。孔雀和锦鸡差着一个档次，是断断不一样的。

通往法海寺的路上，曾国藩发现这一天的人特别多，烧香许愿的自不必说，单就打哈凑趣儿的，仨一团儿俩一伙儿，这一个大上午便没有断过。绿呢、蓝呢轿子也多到让人数不过来，有带仪仗的，有简行的。因为是在城外，绿呢轿都是八个人抬着，都在路中间走得飞快，蓝呢轿则要靠边一些，但也比步行的人理直气壮。

给曾国藩扶轿的苟四头一天因为崴了脚，贴了王麻子膏药兀自疼痛不止，只好在家歇着。抬左后轿杆的许老三这几日正犯气喘病，走几步便要咳上几声，偶尔抽出手来擦一擦额头渗出的汗珠。

许老三的气喘病并不是总发作，发作一回，也就三五天的光景便好。曾国藩见许老三是个能吃苦的人，平时为人又好，从不多言多语，也就没打算换。许老三也知道自己的毛病，除了发病那几日多干不了什么，平时，只要一撂下轿杆，抓什么干什么，全府人都喜欢他。

轿子走得慢，加上路人众多，走走停停，走了一个多时辰，曾国藩还没望见法海寺的塔尖。他虽有些心急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路边松树青翠，行到一个上坡处，四名轿夫走得明显有些吃力。

偏偏就在这时，一顶仪仗整齐的八抬绿呢大轿从后面快速地赶过来。前面的许老三们一见，急忙把轿子往路右侧靠了靠，但还不足以让绿呢轿通过。此处道路狭窄，无论怎么躲都难通过八人抬的大轿。

按常理讲，像这样窄的路段，就算蓝呢轿不让路，后面的绿呢轿也不该挑理，何况许老三们为了表示尊卑，已主动把轿子往路旁让了让，这就更无可挑剔了。

曾国藩从顶子红的那一天开始，就不只一次地告诫过许老三们：“本部堂虽然是二品官，但因坐的是蓝轿，见了绿轿，是必须要让路的，不能因为本部堂一个人而乱了官场的规矩！”

许老三们心下虽有些想不通，却不敢不照曾国藩吩咐的话去做。但这次，也不知是绿呢轿里的大人指使所致，还是引路、护轿的人有意显摆，竟然不顾实际情况，要教训一下不懂规矩的蓝呢轿了。

绿呢轿的引路官骑着高头大马，“嗵嗵”地跑到曾国藩的轿前，打横站住，为绿呢轿扶轿的二爷也飞跑了过来掀蓝呢轿的轿帘。许老三们一见大事不好，吓得赶紧落下轿子。

曾国藩此时正聚精会神地构思一篇文章，没想到前面忽然出现一匹高头大马，倒把他吓一跳，正想让轿旁的侍卫问一声发生了什么事，轿子恰在此时猛地落下，轿外冷不防伸进来一只手把他当胸抓个正着，用力一拉便把他拉出轿外。

曾国藩重心失调，懵懵懂懂地两腿还没站稳，脸颊上已是重重地挨了一掌。打他的壮汉见曾国藩捂着半边脸直发愣，于是愈发生气，愤愤骂道：“不长眼睛的东西，还不赶快去给我家大人赔不是！”

曾国藩一听这话才知道，这一定是他的轿子挡了哪位王爷的路（除给王爷、皇上扶轿的人，没有人敢打一名二品官的嘴巴），惹王爷生气了。于是，快步走向轿后，心里思谋着，应该怎样跟王爷解释。

曾国藩还没有走到绿呢轿的跟前，绿呢轿里的官员却连滚带爬地从里面蹦了出来，倒把曾国藩吓了一跳。那人一步窜到曾国藩的脚前，扑通一声翻身跪倒，脸色发白，边叩头边道：“奴才们有眼无珠！奴才们有眼无珠！请大人恕罪！”

曾国藩被弄得一愣，急忙睁眼细看，见跪着的官员亮蓝顶戴，孔雀补服，分明是个三品官员，不由好奇地问一句：“你是哪个？快快起来说话。”

那人满面羞涩地抬起头来，原来是刚刚升署太常寺卿的穆同穆大人。穆同担任的正是自己之前的职位。

曾国藩笑了笑，双手扶起穆同，又替他掸了掸衣服上的尘土，道：“穆大人快不要这样，的确是本官的轿子挡了大人的路。大人快快上轿，不要误了赶路。”

穆同的引路官和扶轿的二爷齐齐跪在穆同的身后，吓得连连说：“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”他二人直到这时才发现，坐蓝呢轿的人是一个红顶子的官员。

穆同见曾国藩并没有怪罪自己，心先放下一半儿，但还不敢上轿，躬身请曾国藩先行。曾国藩推辞不过，只好先回到轿上，吩咐继续前行，心中却暗暗道：“做官当常存敬畏之心，切忌恃才傲物，仗势欺



人。这点简单的官场之道，穆同都不知道，实在是可叹。”

眼见曾国藩的轿子走了老大一会儿，穆同才让起轿……

不久后，曾国藩发现给穆同扶轿的二爷换成了另一个人；穆同给曾国藩请安时，多少有些不自然。曾国藩却权当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没过几天，有御史上折，参奏曾国藩无端降低仪仗规格，造成大清官制混乱，请求将该员交部严办以正国体。折子递进宫去，病中的道光皇帝只看了一半便批了“毋庸议”三字。上折的御史讨了个没趣。

但绿呢轿的护轿二爷擅打四品以下官员的事却是越来越少了，三品以上大员出行，有意无意都要向护轿二爷交代一句：“长点儿眼睛，内阁学士曾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！”

这一天，曾国藩回到府邸还没更衣，报国寺的小和尚便闯了进来。

小和尚向曾国藩双手递上一真长老的亲笔信。

曾国藩迟疑着展开来，见上面寥寥数语，只写了不多的几个字：“今夜，贾大人留宿敝寺，有女子三人相陪，遵嘱特告，阿弥陀佛。”

打发走小和尚，曾国藩先让李保拿上自己的帖子，去城外报国寺不远处的汉军营里单找张佐领，借调五十名军兵，约好一个时辰后在报国寺外相聚。李保答应一声，急急忙忙地去了。

张佐领，名保国，武举出身，做过正五品的防御，是曾国藩属下的官吏、翰林院编修张保河的胞兄。张保河跟曾国藩学过书法，曾国藩与张保国于是相识。

李保前脚离开府门，曾国藩这里就直接让刘横备轿，官服也未脱，就坐进轿里。临走前，他让周升通知厨下，等自己回来再开晚饭。

一个时辰后，轿子到了报国寺的大门口，曾国藩抬头举目，见四周静悄悄的，就知道李保借调的军兵还没有赶过来。

他也不着急，便索性到林间走了走，权当活动身子骨儿。林间灌木青翠，微风吹过，草叶微动。曾国藩忍不住深呼吸了几口，顿时感到喉间似有丝丝甜意。其他人多在轿旁站着，也有人蹲在地上，四处张望。

又等了两刻光景，李保才带着身着四品武官服的张佐领等五十名军兵赶过来。张佐领抢先几步给曾国藩施礼问安，口称：“卑职来迟还望恕罪”。

曾国藩一把拉起毕恭毕敬的张佐领，正色道：“本部堂也是事出无奈。调衙门捕快已是不及，只好扰烦佐领了，想不到佐领还真的来了。佐领的这趟公差本部堂自会跟上面交代。”

说完后示意刘横开门，自己则理了理衣服，弯腰坐进轿中。



## 拒绝贿赂也是政绩

寺门徐徐打开，原来是今天送信的那个小和尚开的门。小和尚一见轿子和军兵，便赶快口颂佛号闪在一旁，用手向东北角指了指。

众人簇拥着轿子便向寺院东北角的一处空房子走去。

远远的，曾国藩便见两名侍卫守在门的两边，与上次所见无二，显然在放哨。曾国藩悄悄示意张佐领先把两名侍卫招过来拿下，以防那贾大人逃脱。

张佐领领首，当下也不多言，径带了两名军兵大摇大摆走过去。离门首还有十几步，便把手一招，意思是过来。两名侍卫先还愣一下，然后才慢腾腾地走过来，很不情愿的样子。

到了轿跟前，一见是四人抬的蓝呢轿子，其中一个就开口骂道：“不长眼睛的东西，也不看看爷的上头是谁！有事不会走过去说？”

另一个还没待开言，已有膀大腰圆的军兵走过来把二人扑通摺倒，生拉硬扯到树后，嘴里塞上破布，让他俩有话也喊不出。

曾国藩见军兵得手，便急忙下了轿，大步流星来到门前；房里的清唱声，曾国藩听得清清楚楚，低头想了想：“人要是有了差错，他怕你生气，便肯定会有所收敛，若完全撕破脸皮，对方反而无所顾忌！”他对刘横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先敲门。”

刘横就用手一推，门嘎吱一声开了，原来没有上闩。

曾国藩大步走进去，大声道：“如此热闹，贾大人该言语一声才是啊！”贾仁正眯着眼睛听带来的小戏子清唱“十八摸”，猛地里听到断喝，吓得他赶忙睁开眼四外观瞧，见屋里不知何时忽然多了两名侍卫和五六名军兵，曾国藩正大模大样地站在屋门旁边，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容颜，不由心乱如麻。暗叫一声“苦也”，当下也顾不得多想，赶忙

站起身，深施一礼道：“下官拜见曾大人，给大人请安。下官到寺里替贱内进香，晚了，只好暂宿一夜。下官不知曾大人也宿在寺里，没去拜见，请大人恕罪。”

曾国藩不动声色地问一句：“贾大人的贵眷属在哪里呀？”

贾仁脸色一红，低头作答：“贱内身子不爽，没有同来。”

曾国藩就高喊一声：“张佐领！”

张佐领应声而入。曾国藩手指着贾仁道：“佐领可曾认得此人？”

张佐领细细打量了贾仁一眼，道：“这不是贾大人吗？”说着就深施一礼道：“卑职给大人请安了。”

贾仁脸色越发地红。

曾国藩一字一顿道：“贾大人，你带着局子夜宿报国寺，张佐领已看得一清二楚，本部堂就不说什么了。请贾大人交出官照，皇上如何处治，就看贾大人的运气了。不过，有几句话本部堂还是要说。像贾大人这样人前满口伦理道德，人后却做出这等事的高官大员，大清国怕是找不出几个，这也算是我大清一奇了！”

贾仁满脸通红，做声不得，只顾颤抖着手在怀里乱摸官照。

曾国藩双手接过官照：“大人是随本部堂回城呢，还是继续在这佛门圣地摸下去呀？”

贾仁羞得连连道：“下官这就随大人回城。大人哪，下官已知错了，你我同朝为官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还望大人开恩……”

曾国藩冷笑一声道：“本部堂自然想开恩，只怕大清的律例不开恩。贾大人哪，您老位列九卿，也太胡闹了点。您老可是天下皆知的道学楷模哟！”

贾仁忽然用手拉了拉曾国藩的衣袖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大人哪，您老清贫不易，在京师度日也难，下官情愿奉送这个数字来买断此事……”说着，伸出两根指头比了比。

见曾国藩望着他这两个指头直发愣，贾仁就知道曾国藩不太懂官场的规矩，只好小声直说出来：“是两万两银子哪！”说出口又马上有些后悔，心中暗道：“看这曾国藩发愣的情形，大概两千也能摆平吧。”

曾国藩这才明白过来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贾大人也太小看大清的二品官了。本部堂目下既有高额俸禄又有数目可人的养廉。您老还是快

些打点行装准备面圣吧！”说毕，昂然走出去，边走边道：“本部堂在轿里候着大人一起下山。”

“下官遵命，下官遵命！”贾仁忙不迭地应着，气急败坏地让人快快收拾东西。

曾国藩回到府邸匆匆忙忙吃了晚饭，便连夜起草了参奏贾仁的折子。早朝时，他想都没想便将折子递了上去。

五天后，圣旨下达：“大理寺卿贾仁办事糊涂，着降二级留任处分并罚俸六个月。钦此。”不说什么原因降级，也没指出什么理由罚俸，只说糊涂。

满朝文武都被闹得莫名其妙。更让人不解的是，贾大人挨了处分，反倒比升级还高兴。

曾国藩怎么也不会想到贾仁犯了大罪却得了个小处分，比莫名其妙的满朝文武还莫名其妙，见到圣旨心下不由揣度：“皇上莫不是病糊涂了吧？”

当日回到府邸，正巧黄子寿来访。谈起贾仁，黄子寿哈哈大笑道：“我的内阁学士大人哪，您老只知道贾仁犯了大罪当重罚，可你知道贾仁是谁保举上来的吗？穆中堂的第九如夫人和第十如夫人可都是贾大人送的哟！听说，皇上现在病得连折子都不能看，凡事都是穆中堂决定。在这个时候，穆中堂的人，也就是您老仗着有些圣恩稀里糊涂地敢参哪。要换别人，降两级的恐怕就不是贾仁了，应该是参他的人哪！”

曾国藩的心里忽然对自己的座师生出了些许的憎恶之情。

第二天上朝，他又递了个折子给皇上，力参贾仁，他不相信皇上真病到连折子都不能看的程度。他在折子中大声疾呼：“贾仁这种道学中的败类如不重重治罪，何谈整肃纲纪！”

当夜，道光帝在御花园后书房——现在是道光帝养龙体的所在——召见了。礼毕，道光帝徐徐道：“曾国藩哪，朕现在见你是想跟你谈谈贾仁的事。贾仁闹得这档子事，的确有碍他的清名。朕让穆彰阿详查了一下。咳，贾仁只要知道错了，他也确实知道错了。咳！”

曾国藩低头道：“皇上圣明！但臣以为，贾仁是断断不能不重办的。”道光帝随口而问：“知错就改，何必非要重办呢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臣的理由有三：一、理学是我大清的根，是我大清

士子的信念所在。贾仁身为理学大师，满口讲的是道德伦理，而他所做之事传扬出去，谁还信仰理学呢？二、很多官员都以贾仁为楷模，以后，官员们该怎样做呢？三、言传身教，是我大清官员的根基。贾仁所为，分明是和皇上叫板，请皇上详查。”随后，又道出贾仁欲贿赂自己的事情。

道光帝想了想，许久挥了挥手：“当下污吏横行，拒绝贿赂也是政绩，你先下去吧，朕知道怎么办。”

不久贾仁被革职，限期离京归籍，永不叙用。大理寺卿一职由倭仁升署。至此，穆彰阿与曾国藩的私交也画上句号。

这一年堪称多事之秋，山东、河南两省逢上三十年不遇的大旱，十室九空，饿殍遍野，匪盗蜂拥而起。各州县都有大股强人出没，民间的各种会道门也成万紫千红之势，发展迅猛。

两省巡抚一次又一次向京城告急，要兵也要银子。

病中的道光皇帝，真正领受到了焦头烂额的滋味，国库是再无银子可拨了，征战的军兵们也都东挪西调地成了疲师。但两省的告急文书仍雪片似的飞向京城，全然不理会当今圣上的苦衷。

山东的强人最先打出“反清复明”的旗号，巡抚衙门调兵征剿，却越剿越多，终于发展成一二万人的大团伙，势成燎原。

河南一地的会道门也不久喊出“反清复明”的口号。这里的强人虽只有二三百人，却凭空把一个姓黑的汉子硬改作朱姓，说是什么朱明皇室的后裔，被标榜成真龙天子，势必与山东比高低。

明眼人不费力便已看出，这是两省大吏放任自流所引发的恶果。

道光帝一日三次召见王公大臣们商讨对策，争论的焦点在剿与抚上。以穆彰阿为首的实权派也就是时人称之为“穆党”的，是坚决主张抚的，并举出抚的三点好处：安民、不靡费、不动摇朝廷的根本。

以文庆、曾国藩为首的一班文士，也就是时人称为理学大师、“清流党”的，则坚决主张剿，也举出剿的若干理由：一曰剿才安民；二曰有剿才能达抚；三曰不剿无以稳定国体。

道光帝被吵得拿不定主意，决定征询各省巡抚的意见，却也是剿抚不一，各执一端，理由都很充分。

就这样闹来闹去，闹腾了三个月，还拿不出一点措施，而山东、河南两省的“邪教”、会道门的气势却已经闹得大起来了。河南一地更是建起了一座金銮宝殿，挂出了一面旗帜，明晃晃的是一个“朱”字。这回，河南的这伙强人不仅是要做山东、河南两省强人之首，更要与大清争雌雄了。山东方面自然不甘落后，不久也一连打破两座城池，大张旗鼓地挂出“明”字大旗，并派人给河南送了封招降的帖子，言称：“若不归顺大明朝廷，将要重兵压境。”

一触及到大清的江山社稷，道光帝这才慌张起来。他连夜征调直隶提督江南带兵赴山东剿匪，任命军机大臣柏葰为钦差大臣，速赴河南调省内绿营专事剿匪。同时，又诏授文庆、曾国藩为朝廷钦差，赴两省专干救灾事宜，赈银及救灾粮食十万火急由江西垫拨。

文庆、曾国藩接到圣谕后，不敢耽搁，稍事准备，即带上亲兵踏上赈灾之路。救人如救火，为做到稳妥，曾国藩又让李保先行一步去江西催粮。为防范沿途匪盗袭扰钦差，道光帝传谕沿途各地衙门，派重兵护差，在哪个省出了问题，便拿该省的巡抚是问。

这时的山东巡抚是崇恩，河南巡抚是潘铎。

崇恩因在病中，暂由和春护理抚篆。和春曾是河南的巡抚，因听信英桂的诬告妄参赴蜀主持乡试的曾国藩被开缺回京候补。后来走了穆彰阿的路子，经穆彰阿保举，在京候补了半年，便放到山东署理布政使，旋又署理巡抚。偏偏和春命运不济，他一到山东，先是大旱，接着又闹会匪，一直闹出朱明小王朝来。和春悔断了肠子悔黑了肝，悔不该一头栽进山东这个马蜂窝里。

他正在打算如何打发人进京打点，想换个省份，偏偏钦差就下来了，于是先收了挪动的心，急忙通知各地衙门安排迎接钦差事宜，心里却在暗暗打算，打发走钦差，即刻挪窝！

河南巡抚潘铎原是河南布政使，鄂顺安出缺，先由他代理巡抚，一年后，又放了实缺，转为一把手。潘铎倒是个有些官声的人。因不是穆党，竟在河南巡抚这个苦缺上做了几任不得挪动；又经此大旱大乱，看来这个苦缺也保不住了。于是，就抢在钦差到来之前，先上了个“年老体衰不胜繁剧，请求开缺”的折子，想来个溜之乎也。

依着穆彰阿的意思，是一定要借这次事端给潘铎治上一罪的。但道光帝考虑到潘铎做了多年地方官，虽无大功，倒也无大过，就准了折子，但不是休致，而是特旨准其回原籍养疾；遗下的河南巡抚一缺，由钦差大臣柏葰暂署。

江西垫拨给山东、河南的赈粮已先期运到。文庆、曾国藩到时，山东各地的衙门正在省城往回领粮，按着人口的多少，由粮台一县一县地发放。

文庆和曾国藩到后的当天，即查看了粮台发放记录，从记录簿上看，倒也公允。

在巡抚衙门，和春苦着脸对文庆道：“文大人哪，若没有您老的救命粮，连本部院也得饿昏在签押房了。”

文庆没有搭话，曾国藩却正色道：“中丞大人，山东遇此大灾，朝廷救济固然重要，但官府也要组织百姓自救才是。本部堂在山东境内所看到的流民，无不是扶老携幼举家外迁的样子。照此下去人口是越来越少，等灾荒过后，大片的土地将由谁来耕种呢？中丞大人你看呢？”

和春涨红着脸道：“曾大人的话固然不错，本部院又何曾想如此哪？可一没银子、二没粮食，组织百姓自救，饿着肚皮的人谁个听呢？山东比不得大省，人口和土地都少。去年受黄灾（黄河水患），今年受旱灾，一年不如一年哪！”



## 拒吃大鱼大肉

文庆和曾国藩各带了几名道员及随侍的侍卫，分两路核查山东所属府、州、县的赈粮发放情况。

文庆负责济南府西北的东昌府各县、临清州各县。曾国藩负责济南府西南的曹州府各州县及济宁州各县。

山东省当时共分六府三州，依次为：济南府、东昌府、泰安府、武定府、兖州府、曹州府、临清州、济宁州、沂州。

曾国藩赴曹州府的第一站是长清县。长清县归济南府管辖。

曾国藩在长清住了一夜，就赶往东平，由东平走汶上，便可到达济

宁州。

东平县与汶上县都是济宁州的地面，曾国藩决定先查东平县，再赴曹州府。

东平是个古镇，元时称东平府，明时建州，大清国才把州改成县的建制，但人口却比一般的小州还多，所以，东平县的知县较其他县的知县要高出一级，是从六品官。

曾国藩的手里已握了和春抄录的一份各府州县的正印花名册，知道东平县的知县是广东花县举人叶子颂。

在东平县城关，曾国藩等人先在城中心走了走，见街面虽也冷清，行人稀少，但商贾铺面倒还照常营业，不像长清县，尽管挨着济南，却已十室九空，按当地百姓的话讲，都去外省逃荒去了。走在街上，曾国藩就已经在心里对这位一榜出身的叶子颂有了些许的敬意。到了县衙，叶子颂正在病中，由文案师爷扶着和曾国藩勉强见了礼。

曾国藩看那叶子颂，五十上下年纪，身材不甚长大，虽一脸菜色，倒也堂堂正正；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旧官服，大大的眼睛上面是两道八字眉，颧骨突起老高，神色显得黯然。

施礼毕，曾国藩见叶子颂喘得厉害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便急忙让随侍的文案师爷把他扶到凳子上，准其坐着回话。

“叶明府，”曾国藩轻声问道，“本部堂一路走来，感觉东平的旱情较其他州县轻些。”

叶子颂操着广东话回答：“回大人话。大人的话说反了，东平县的旱情不是轻些，是较其他州县都重。据下官所知，黄河沿线的地面，都多少有麦子收成，梁山一带也能捕些鱼虾糊口。东平是最苦的了，人口又多，如果不是朝廷赈灾及时，东平现在怕也是饿殍遍野，哪还有力气开商铺迎客呀？”

曾国藩奇道：“其他州县不是一样也有救济吗？”

叶子颂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恐怕救济还要多些。”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曾国藩感到惊讶。

叶子颂苦笑一声答道：“大人想啊，每次到济南领赈粮、赈款，东平的数额都和其他县一样。别县领五千东平也领五千，别县领一万东平也是一万。可东平是大县，人口比其他县多出三分之一。按人头分拨，



东平的百姓和别县的百姓比比看，是得的多还是得的少呢？”

见叶子颂冷汗直冒，曾国藩便示意师爷扶他进内室休息。叶子颂先还不肯，后见曾大人出于真心，这才站起身，抱歉地拱了拱手，由文案师爷扶着，一颤一颤地进了内室。

不一会儿，文案师爷便带着县丞、主簿、典史等官吏来见曾国藩。曾国藩就在官厅和各位一一见礼，这才移到叶子颂的签押房。

到了签押房，曾国藩让文案师爷抱过赈粮、赈银发放案底，按着历次赈银数目，先一个人细细地核查。

看着看着，曾国藩顿时警惊起来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几次的赈粮虽调于外省，但大多是麦子、黍子之类。但东平县放赈粮的账页上，却出现了红薯、芋头之类的字眼，提到麦子的地方除前面几页，后面竟然没有再出现过。黍子、麦子哪里去了呢？

曾国藩让人把钱谷师爷叫来，要问个究竟。

钱谷师爷的衣着比叶子颂还不如，五十几岁的年纪，几根黄胡子扎在下巴，微微地翘着，干巴巴精瘦瘦，也像要病倒的样子。见人也还恭敬，尤其讷于言，不问不多说一句话。

钱谷师爷恭恭敬敬给曾国藩请了个安，便垂手立着，等着发问。

曾国藩指着账册道：“据本部堂所知，朝廷从没有往山东调过红薯赈灾。可这案底上，却几乎不见粮食，除了红薯就是芋头，还有几百万斤的桑树、榆皮。本部堂越看越糊涂，只能问问三尹<sup>①</sup>。”

钱谷师爷恭恭敬敬施了一礼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，这都是叶父母的主意。浙江、安徽各省这两年红薯大收，芋头也卖得烂贱。朝廷下拨的粮食能救一时之急，但不能济久远之困。叶父母就着人将赈粮如数高价卖掉，然后又从安徽、浙江等地买了红薯、芋头、榆树皮，这才保得东平百姓顿顿能有红薯汤喝。”

曾国藩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你下去吧，不知叶明府病几时了？”

钱谷师爷答：“叶父母的身子骨这半年来一直不爽，近期有些严重了，又不肯破费银子请郎中，一直熬成这个样子。”

曾国藩点点头，望着钱谷师爷慢慢地退出去。不大一会儿，文案师

<sup>①</sup>三尹是对师爷、主簿之类幕僚的一种尊称。